



闻一多 经典

闻一多 著

苏州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白坤峰 导读

统编教材

名家人文经典
丛书

张克中 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特级教师

段承校 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文学博士

峥嵘的剑阁撑出家国的胸怀

全民阅读发起人聂震宁倾力推荐
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名家经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主 张克中 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特级教师

编 段承校 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文学博士

闻一多 经典

闻一多 著

苏州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白坤峰 导读

统编教材

名家人文经典

丛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AND
LITERATURE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经典 / 闻一多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3

(统编教材名家人文经典)

ISBN 978-7-5594-1599-8

I. ①闻… II. ①闻… III. ①诗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8316号

- | | |
|-------|---|
| 书 名 | 闻一多经典 |
| 著 者 | 闻一多 |
| 主 编 | 张克中 段承校 |
| 导 读 | 白坤峰 |
| 责任编辑 | 李 黎 傅一岑 |
| 出版发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印 刷 | 江苏圣师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52×960毫米 1/16 |
| 印 张 | 16.5 |
| 字 数 | 214千字 |
| 版 次 |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94-1599-8 |
| 定 价 | 28.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 |
|-----------------|-----|
| 向探索者致敬——闻一多其诗其人 | 001 |
|-----------------|-----|

第一辑 诗歌

| | |
|-------|-----|
| 红烛 | 003 |
| 李白之死 | 007 |
| 剑匣 | 017 |
| 雨夜 | 028 |
| 雪 | 030 |
| 睡者 | 032 |
| 黄昏 | 035 |
| 时间底教训 | 037 |
| 二月庐 | 039 |
| 印象 | 041 |
| 快乐 | 043 |
| 诗人 | 045 |
| 回顾 | 048 |
| 幻中之邂逅 | 050 |
| 志愿 | 052 |
| 失败 | 054 |

| | |
|-----------------------|-----|
| 贡臣 | 056 |
| 花儿开过了 | 058 |
|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 061 |
| 深夜底泪 | 064 |
| 青春 | 067 |
| 宇宙 | 069 |
| 春寒 | 070 |
| 春之首章 | 071 |
| 春之末章 | 074 |
| 钟声 | 077 |
| 谢罪以后 | 078 |
| 黄鸟 | 080 |
| 艺术底忠臣 | 082 |
| 初夏一夜底印象——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时 | 084 |
| 诗债 | 086 |
| 别后 | 088 |
| 孤雁 | 090 |
|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 095 |
| 火柴 | 098 |
| 玄思 | 100 |
| 我是一个流囚 | 103 |
| 寄怀实秋 | 106 |
| 晴朝 | 109 |
| 记忆 | 113 |
| 太阳吟 | 115 |
| 忆菊——重阳节前一日作 | 118 |
| 秋色——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 | 122 |
| 秋深了 | 127 |

| | |
|-------------------------|-----|
| 秋之末日 | 129 |
| 废园 | 131 |
| 小溪 | 133 |
| 稚松 | 135 |
| 烂果 | 137 |
| 红豆(四十二首) | 139 |
| 口供 | 163 |
| “你指着太阳起誓” | 166 |
| 你看 | 169 |
| 也许——葬歌 | 171 |
| 忘掉她 | 173 |
| 泪雨 | 176 |
| 末日 | 178 |
| 死水 | 181 |
| 春光 | 184 |
| 我要回来 | 186 |
| 心跳 | 189 |
| 一个观念 | 191 |
| 发现 | 193 |
| 一句话 | 195 |
| 飞毛腿 | 197 |
| 洗衣歌 | 199 |
| 读沈尹默《小妹》! ——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 | 203 |
| 雪片 | 205 |
| 所见又一章 | 207 |
| 大暑 | 209 |
| 七子之歌 | 212 |
| 爱国的心 | 217 |

第二辑 散文

| | |
|---------------|-----|
|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 | 221 |
| 青岛 | 224 |
| 《西南采风录》序 | 227 |
| 画展 | 231 |
| 愈战愈强 | 234 |
| 兽·人·鬼 | 237 |
| 最后一次讲演 | 239 |
| 端节的历史教育 | 243 |
| 人民的诗人——屈原 | 248 |
| 附录 阅读回望 | 251 |

第一辑 诗歌

红 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来编成《西南采风录》。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

著名翻译家、学者何兆武回忆，闻先生上课极有特色：他认为黄昏最有诗意，往往等到黄昏，他才点个香炉，拿上烟斗，前来讲《楚辞》。

其子闻立雕说：“他坐下，掏出烟来，问同学们哪一位抽？同学们当然都不敢抽，就和他客气。然后，他就划上火柴，点着了烟，抽上一口，喷出烟雾，在朦胧的黄昏里，闭上眼睛给大家念‘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闻一多本对国民政府颇有情感，如“西安事变”时曾公开大骂张学良。但随着抗战的旷日持久，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现实让他失望、愤怒，当时的拉壮丁、虐待士兵、士兵欺压百姓、官员贪腐等现象愈演愈烈。他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法制的运动并接受了革命斗争的思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时，闻一多忍无可忍，多次公开痛斥政府高层人物。学者王瑶说：“闻一多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何兆武说：“闻一多原本是一个白话诗人，后来有点像鲁迅……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闻一多在课堂上说过：“我们里应外合，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此举让不少学生困惑，因为闻一多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况且，“腐朽”的内涵难以界定。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万分悲愤。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随后在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返家途中，突遭伏击，不幸遇难。凶手是受时任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的指使而行动的。闻一多之死，给当时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火上浇油，在全国影响巨大。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导读】

你会为谁燃烧

二〇一七年十月，闻一多的小儿子——八十六岁的画家闻立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对父亲的《红烛》感叹良多并高声朗诵：“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闻立鹏专门为父亲画过名为《红烛颂》的油画：闻一多口含烟斗，置身火红如血的烛光中，大片的融化的红蜡象征父亲渐逝的生命。

“红烛”其实就是闻一多自己的写照。他想以燃烧自己而“烧破世

人的梦/烧沸世人的血”。他燃烧得何等急切——“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哪怕燃烧之后可能没有持久的意义——“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的“因果”悲壮而沉重。

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把西方诗学与中国美学成功结合，他抓住蜡烛的“燃烧”“流泪”的特点，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式的悲壮反复呈现，于是，他也成了时代的“红烛”。

李白之死

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借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对了。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李白

一对龙烛已烧得只剩下光杆两枝，
却又借回已流出的浓泪底余脂，
牵延着欲断不断的弥留的残火，
在夜底喘息里无效地抖擞振作。
杯盘狼藉在案上，酒坛睡倒在地下，
醉客散了，如同散阵投巢的乌鸦；
只那醉得最很，醉得如泥的李青莲
(全身底骨架如同脱了榫的一般)
还歪倒倒的在花园底椅上堆着，
口里喃喃地，不知到底说些什么。

声音听不见了，嘴唇还喋着不止；
忽地那络着密密红丝网的眼珠子，
(他自身也便像一个微小的醉汉)
对着那怯懦的烛焰瞪了半天；
仿佛一只饿狮，发见了一个小兽，
一声不响，两眼睁睁地望他尽瞅；
然后轻轻地缓缓地举起前脚，
便迅雷不及掩耳，忽地往前扑着——
像这样，桌上两对角摆着的烛架，
都被这个醉汉拉倒在地下。

“哼哼！就是你，你这可恶的作怪，”

他从咬紧的齿缝里泌出声音来，

“碍着我的月儿不能露面哪！

月儿啊！你如今应该出来了罢！

哈哈！我已经替你除了障碍，

骄傲的月儿，你怎么还不出来？

你是瞧不起我吗？啊，不错！

你是天上广寒宫里的仙娥，

我呢？不过那戏弄黄土的女媧

散到六合里来底一颗尘沙！^①

啊！不是！谁不知我是太白之精？

我母亲没有在梦里会过长庚？^②

月儿，我们星月原是同族的，

① “女媧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如沙尘。”——《上云乐》

② “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我说我们本来是很面熟的呢！”
在说话时，他没留心那黑树梢头
渐渐有一层薄光将天幕烘透，
几朵铅灰云彩一层层都被烘黄，
忽地有一个琥珀盘轻轻浮上，
(却又像没动似的)他越浮得高，
越缩越下；颜色越褪淡了，直到
后来，竟变成银子样的白的亮——
于是全世界都浴着伊的晶光。
簇簇的花影也次第分明起来，
悄悄爬到人脚下偎着，总躲不开——
像个小狮子狗儿睡醒了摇摇耳朵
又移到主人身边懒洋洋地睡着。
诗人自身的影子，细长得可怕的一条，
竟拖到五步外的栏杆上坐起来了。
从叶缝里筛过来的银光跳荡，
啮着环子的兽面蠢似一朵缩菌，
也鼓着嘴儿笑了，但总笑不出声音。
桌上一切的器皿，接受复又反射
那闪烁的光芒，又好像日上的盔甲。

这段时间中，他通身的知觉都已死去，
那被酒催迫了的呼吸几乎也要停驻；
两眼只是对着碧空悬着的玉盘，
对着他尽看，看了又看，总看不倦。
“啊！美呀！”他叹道，“清寥的美！莹澈的美！
宇宙为你而存吗？你为宇宙而在？
哎呀！怎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月儿呀月儿！难道我不应该爱你？
难道我们永远便是这样隔着？
月儿，你又总爱涎着脸皮跟着我；
等我被你媚狂了，要拿你下来，
却总攀你不到。唉！这样狠又这样乖！

月啊！你怎同天帝一样地残忍！
我要白日照我这至诚的丹心，
狰狞的怒雷又砰訇地吼我；
我在落雁峰前几次朝拜帝座，^①
额撞裂了，嗓叫破了，阖阖还不开。
吾爱啊！帝旁擎着雉扇的吾爱！
你可能问帝，我究犯了哪条天律？
把我滴了下来，还不召我回去？^②
帝啊！帝啊！我这罪过将永不能赎？
帝呀！我将无期地囚在这痛苦之窟？”
又圆又大的热泪滚向膨胀的胸前，
却有水银一般地沉重与灿烂；
又像是刚同黑云碰碎了的明月
溅下来点点的残屑，炫目的残屑。

“帝呀！既遣我来，就莫生他们！”他又讲，
“他们，那般妖媚的狐狸，猜狠的豺狼！
我无心作我的诗，谁想着骂人呢？

① “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云仙杂记》

② 贺知章称白为“谪仙人”。